



世紀工程：語言的連續性

張光宇*

北京大學最近傳出國外有人認為中國人不懂歷史語言學的一則插曲，資料來自商務印書館 2008 年《求索者》，356 頁。如果把話題焦點改為：為什麼中國的歷史語言學遲遲見不到印歐語所見語言的連續性？則此插曲可加以討論。針對漢語語音史研究，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1978/85）早有「虛構」一說，而美國學者（Norman 1988）有「故弄玄虛」（scholasticism）的評語。近年，中國本土也有「鬼魅」的比喻。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西方從格林定律（Grimm's law 1822）到布魯格曼等人（Brugmann & Delbruck 1886-1900）五卷總結報告出爐，印歐語的主體工程已大功告成；東方從高本漢的奠基工程（1915-1926）開始算起，到今天為止也已走過近百年的歲月。如何在中國大地上建立漢語的語言的連續性？環繞這個主題有不少視角，仰賴多門學科的經驗總結。底下，我想與年輕學者分享讀書經驗。由於篇幅只許六千，不能不稍聚焦，即便列入焦點也只能輕輕點到。

一、歷史語言學

我早年讀 Lehmann（1962）、King（1969）、Jeffers & Lehiste（1979）、Bynon（1977）。這些年教歷史語言學，主要講授 Hock（1986）、Fox（1995）、Trask（1996）、Crowley（1997）、Campbell（2004）。其中柯洛禮的書淺顯易懂，適合自修；坎貝爾是近年歐美大學教科書；福克斯專談語言重建的理論和方法。中文著作可以看徐通鏞（1991）。

1. 比較方法

如果先讀柯洛禮、坎貝爾的相關章節，再讀福克斯則觀念可以充分建立。福克斯常常正反兩面觀點並列，引導初學登堂入室，其評論最能使人一窺堂奧，啟發思辯。福克斯所提兩重性（dualism）公式派、（Formulist）、真

*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教授

相派 (Realist) 等，一般書籍都只輕輕帶過。至於 19 世紀的重大工程，顎音定律 (The law of palatals, 1870s) 具有寶貴的經驗教訓，值得細細品味；維爾納定律 (Verner's law 1875) 是顛倒重建 (inverted reconstruction) 的結果，其他學者也很少提及。除此之外，梅耶 (Meillet 1924) 《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岑麒祥譯 1992)、洪尼斯華爾德 (Hoeningswald 1991)、藍琴 (Rankin 2003) 都是總論式的；華田 (Bloomfield 1933) 和薩丕爾 (Sapir 1921) 對 19 世紀的總結也有深刻的洞察，值得吟詠再三。早年經由北歐傳入中國的比較方法只涉及兩兩對比的技術和條件音變，很少碰觸歷史語言學的其他相關概念。

2. 語音變化

如果說比較方法的功能在建高樓，那麼語音變化就是樓梯。兩百年來，歷史語言學家在這方面累積的富厚經驗包括：(箭頭左項比右項更常見)

弱化	>	強化	(Crowley 1997, 38)
同化	>	異化	(Hock 1986, 35)
近距離同化	>	遠距離同化	(Crowley 1997, 53)
預期同化	>	順行同化	(Hock 1986, 63)
條件音變	>	無條件音變	(Trask 1996, 77)
拉鏈變化	>	推鏈變化	(Trask 1996, 87; Hock 1986, 156-157)

這些經驗結晶對後人很有啟發。我們取法西方的同時，尤應注意漢語音變特色。例如同樣名為顎化，西方多姿多端卻與中國大異其趣；卷舌化在西方微不足道，在中國可是波瀾壯闊、聲勢浩大。日耳曼語最重要的規律是伊音變 (i-umlaut)，中國也有、也很重要，但實際表現每多不同。隨北歐版進入中國的是顎化和伊音變，餘不多見。最後必須強調指出，19 世紀西歐的語音規律經過北美音位音系學 (phonemic phonology) 的洗禮才成為條理井然的規律。(Fox 1995) 北歐版進入中國時，西方語音怎麼變相對清楚，但中國語音怎麼變至今仍猶待摸索。

二、漢語音韻學

最佳的入門讀物是丁聲樹·李榮的《漢語音韻講義》(上海教育出版社)——這部講義薄薄數十頁，言簡意賅，精讀成誦，易成方家；其次是董



同龢《漢語音韻學》——這部書一再翻版，成為同類翹楚，其精采處在韻書、韻圖內涵分析；其次是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和鄭張尚芳的《上古音系》；通史的研究有王力《漢語語音史》——這部書卷下附有語音的發展規律，宜從連續性的角度去發掘問題。

1. 切韻問題

漢語語音史可分兩段來說：中古以下具語言的連續性，中古以上屬於粵若稽古。中古以降這一段有兩個大問題。首先要問「切韻」到底是什麼？《切韻·序》這部韻書有三個旨意——後代謎題：一、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二、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三、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這三個問題的分析可看周祖謨（1966）《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這篇名著由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Malmqvist）譯成英文，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塊里程碑。如果，讀者僅從字面去解讀肯定仍然走不出迷霧，用方言去比對體會必定更深。

2. 音韻名目

中古以降的第二個大問題是韻書與韻圖的關係，用音韻名目來說，韻、等、攝是並世而有還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前人似乎都默認這麼一個事實：江永的洪細學說是陸法言授給他的獨家祕笈。李榮（1983）解析謂，江永的洪細是十八世紀北京那一路音系的概括描述，並由此進一步提出多年心血結晶：「對傳統的一些音韻名目，我們得明白它是在什麼音韻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們要恰如其分地了解，恰如其分地使用，否則你多讀一本書，你的脖子就多套上一根繩子，繩子多了就寸步難行。」李榮發表《切韻音系》（1954）之後潛心研究漢語方言，他的通達見解來自漢語方言的深刻體驗。

3. 兩度串連

北歐版不但把切韻看作單一中古方言音系，還把韻、等、攝壓縮成近乎一個平面。高本漢用兩個分化模式串連文獻：首度串連以攝為綱，二度串連以詩經韻部為綱。梅耶（1924）指出語言的連續性不靠串連文獻；韻、等、攝經過壓縮，原來的連續性也遭磨滅。

李榮把上古音研究視為畫鬼符，魯國堯喻為畫鬼魅，馬提索夫（Matisoff 2003）對漢藏語研究中的種種不當措施也斥為 Ghost-painting。這塊領域非盡神秘，但鬼影幢幢，殊值戒惕。其中一些含糊的重建作法仿自歷史語言學的公式派。

三、漢語方言學

漢語方言學的內涵比西方同類著作還要豐富，這一點只要看 Chambers & Trudgill (1980) 的 *Dialectology* 就不難明白。除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之外，方言定義中西有別。依西歐的定義，英、德、法是獨立語言；類似的差異在漢語視為地域變體，如吳、閩、粵。主要的著作有：侯精一（2002）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概論》、王福堂（2008）《漢語方音字匯》、曹志耘（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二十年來，中國各省方言志大量出版，誠可說是曠古未有的壯舉。千百年後視之，其價值等同《切韻》或有過之。

1. 方言地理

西方比較引人矚目的方言研究是萊茵河扇 (Rhenish Fan)：同一方向的語音變化速度隨地而異，也隨詞彙而不同。吉野鴻 (Gillieron) 所說「每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chaque mot a son histoire) 即從類似的發現提煉而來。青年語法學派說音變無例外，方言學家常看到另一種情況。

漢語方言可分靜態、動態兩面加以研究。比較有趣的課題是如何化靜為動來為語言的連續性服務。漢語方言自古以來就有分化和統一兩股力量交相運作。大體說來，人口移動代表分化的力量，文教推廣代表統一。「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這是人口移動造成後來南北分途發展；唐代長安方言隨帝國勢力普及各地，這是文教推廣。大規模軍事移民也有統一之效，如明初鎮滇。白讀代表分化結果，文讀代表統一勢力。

2. 邏輯過程

化靜為動的一個重要觀念是邏輯過程，也就是索緒爾 (Saussure) 所說用一種語言的形式去解釋另一種語言的形式。其實際作法就是擴展橫的比較。由於語言是歷史的產物，單一方言的狀態代表單一歷史階段，如果從單一方言進行縱的比較，只能談幾條對應關係，很難得出演變過程。例如，北京話的卷舌聲母主要來自古知莊章三組聲母，這是靜的、對應關係的比較。如果進行橫的比較，我們就不難知道其卷舌化運動是：莊組領先，章組其次，知組殿後。如果問為什麼漢語語音史研究沒有什麼語言的連續性，癥結之一就是歷史語言學的天職沒有認識清楚：學者只知從文獻進行縱的比較而不知同時從方言進行橫的比較，只知歷史過程而不知邏輯過程。現代漢語方言文獻堆積如山，如果不曉得其中蘊藏豐富的漢語語音史信息，數十年之後勢將變成斷爛朝報。



研究漢語方言不要劃地自限，只有擴大視野才可能養成目力——穿越時空，力透紙背，由靜看動。

四、音系學

上文說過，西歐的比較方法經北美的洗禮才成為今天的模樣。要深入研究漢語語音史，現代音系學是另一扇門。先介紹三本書：Chomsky & Halle (1968)、Hyman (1975)、Lass (1984)。中文著作可看：趙忠德 (2006)、包智明等 (2007)、王洪君 (2008)。未知今焉知古？共時分析的了解有助於歷時演變的認識。

1. 一口原則

這是雅可卜森 (Jakobson 1939) 所提，後來被喬姆斯基學派發揚光大，叫做“one mouth principle”。所謂一口原則是試圖用同一套系統去描寫元音與輔音。從單音節語言來看，舌體在元音與輔音之間穿梭協調，用同一套尺度便於掌握互動狀況。同時，如果要求充分一致，往往有必要打破主要發音的迷思，把次要發音也納入描寫；語音是各種發音器官協同動作的結果。這一點從合口介音消失的次序可以看得很清楚；唇音聲母後例必消失，舌根音聲母後例必保存。但為什麼 puei>pei 而 nuei 不變，nuei>nei 而 luei 不變等等。如要取得一致的解釋，不能不注意聲母的舌體高度——次要發音。這種信息一般描寫闕如。這個舌體高度可以分為六、七個層級。

2. 音韻行為

現代音系學一個常見的名稱是“phonological behavior”。我們除了要了解西方指涉內涵，更重要的是用來深入探討漢語方言。語音規律一般是用來描述已經發生的語音事件，不變的且置一旁。音韻行為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相似的情況下甲變而乙不變？例如山西太原方言早期的 -an 鼻化而 -ang 不鼻化。傳統的回答：從古音咸山兩攝來的就變鼻化。從音韻行為的角度看，這不是很好的答案。音韻行為的觀察是：為什麼北京的「李、魯、呂」在許多湖北方言讀為「李、魯、雨」？最後找出語音動機。再舉一個例子，傳統學者關注的對象之一是官話方言分不分尖團，也就是精組和見曉組在細音前是否合流。音韻行為的問題是：為什麼精組和見曉組洪分細混、而泥來兩母洪混細分？

音系學講求規律、掌握通性；對語言的連續性來說其規律運用次序 (rule

ordering) 最具教育價值。由於強調形式化，音系學不免逐漸走上抽象化，引起務實的學者不滿，紛紛要求自然；同時，它的區別特徵（包括偶分法）也令語音學家覺得不切實際，認為宜改用多值特徵；近年來禁地條款（constraint）用得很多也引起嘲笑：太陽天天從東邊出來所以不從西邊出來——這哪算是解釋。

五、語音學

關於入門教科書，Peter Ladefoged 曾寫過兩本，較早的是 *A Course in Phonetics*，新近的一本是 *Vowels and Consonants*。讀完入門應看 Catford (1977)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Phonetics* ——這是發音（生理）語音學，其次是 Pickett (1980) *The Sound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這是聲學語音學。

1. 多值特徵

讀語音學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被語音名稱所惑，而應留心其語音內涵。這樣的意見在語言學家開始注意語音學的時候，就有西方學者提出警告，如 Key (1855)。現在看來，這個警告仍應視為暮鼓晨鐘，因為在語音學與音系學分治的時代空氣下，許多音系學家以為既然已有區別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s）可用，就無往不利。那種作法語音學家 Catford 斥為“procrusteanism”（削足適履），為了比較精準地描寫語音，他認為必須採取多值特徵（multi-valued features）的辦法。音系學家承認像 anterior 和 coronal 兩個區別特徵並無明確的語音定義。

依傳統的說法，〔t〕和〔s〕的區別主要在發音方法，實際上舌尖所抵部位並不相同，甚至整個舌體也有垂、揚之別。這種區別在觀察音韻行為的時候是有意義的、起作用的。例如為什麼有的方言 tuei>tei 而 suei 不變。聲學研究上，〔b〕跟〔p〕的區別還包括口腔氣壓上升的快慢——清音快於濁音。這種區別平時看來沒什麼作用，到了觀察音韻行為的時候可能成為關鍵。〔t〕跟〔d〕不僅清濁有別，舌尖上底齒齦的寬窄也有不同，前後也有差異。（Pickett 1980:137）

2. 漢語特色

傳統的空韻後來改稱舌尖元音（apical vowel），兩個名稱都難免誤導（misnomer），其實質是一個偏後的高元音（倒 m）。音韻行為上，閩南人把北



京話「老師」唸成「老蘇」，說明舌尖元音原具後高性質。

最後我們看北京音系代表的漢語特色。爲什麼舌面音聲母只在細音前出現，卷舌音聲母只在洪音前出現？從舌體異同來看，那是因爲舌面音是「央高」而卷舌音是「央凹」，恰成對比。

這兩個漢語常見語音現象值得一提，因爲：舌尖元音在前人的理解裏是平舌、卷舌的延長部分，實際上偏前的那一個舌尖元音是可以出現在各類聲母之後的。漢語的舌面音與西方常見的舌葉音不同，卷舌也不同於印度。此外，漢語的洪細在西方的類似說法叫 wide/narrow channel，但指涉內涵並不相同。

語音學實事求是，音標名稱底下具有多種可能內涵。如果不從多值特徵著眼，語音事件將成空談，無濟於事。

* * *

二十世紀的國內外學者都從北歐版學習如何重建漢語語音史，對其成果如數家珍，對其基本假設很少質問，以爲執行比較法必然得出那種結果，事實不然。

語言的連續性是靠比較方法建立的。所謂比較法，就是兩兩對比直到材料窮盡的方法。這個屬於操作技術的層面是 low-tech，一學即會。事關重大的 high-tech 是在方法學的基本假設。如華田所說研究語言演變的初步工作是研究文獻材料。這個工作有三個重心：《切韻》本身，《切韻》與後代韻圖，《切韻》與《詩經》關係。如果我們仔細看周祖謨、李榮、魯國堯、陳保亞對這三個核心議題的發言，中國人是懂歷史語言學的，他們對相關文獻的解讀是深入的。語言的連續性關切的是：如何使文獻材料發潛德之幽光，使方言材料也能虎虎生風。

西歐的比較方法經過北美洗禮才成爲今日所見，King (1969) 更把生成音系學導入重新表述。是否懂得音系學所發的問題很不一樣，不過也不要以爲會寫規律就算了事，其後還有語音解釋一層。幾門學科交織，語言的連續性是一道漫漫長路。